

昭

代

典

則

昭代典則卷之六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己酉二年春正月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

上謂禮官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茲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於是命翰林詞臣撰制文以頒之。京都城隍曰。瞻此興王之郡。神相居多。宜加封曰。承天監國司民昇福明靈王。明者神之體。容光必照。靈者神之用。隨感而通。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

開封城隍曰。睽此名城。天下之中。定帝王之宅。金湯旣
甲於列郡。神號宜盛於他邦。可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顯
聖王顯則著其靈明。無不照。聖則造乎極大。而化之。此
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臨濠城隍曰。睽此鄉邦之地。
寔同豐沛之都。朕肇自我行。至成大業。皆神默相。豈敢
忘初。可封曰。承天鑒國司民貞佑王。貞則無二。宣明睿
而無私。佑則垂祥。仰感通之。如在。太平城隍曰。睽此名
城。雄奠江表。朕初飛渡。首駐其間。再四禱祈。神告不二。
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英烈王。英則發越精華。烈則明
威烜赫。和州城隍曰。睽此名城。雄奠江右。王師戾止。屢
獲成功。非神相之。何以臻此。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靈

護王靈則威加於顯著。護則福及於保綏。滁州城隍曰：「瞻此名城，雄奠江淮。王師首駐，戰勝居安。成此駿功，寔神相之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靈佑王。靈則威之顯著，佑則福之保綏。各府城隍曰：「瞻此郡城，明祗所司。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威靈公。威則照臨有赫，靈則通感無方。各州城隍曰：「瞻此州城，靈祗攸主。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靈佑侯。靈則隨感而通，佑則錫善以福。各縣城隍曰：「瞻此縣邑，靈祗所司。威靈丕著，福澤普施。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顯佑伯。顯則威靈丕著，佑則福澤普施。云。名蒙古舊臣問政事得失。

馮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曰：以寬

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蹶。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弛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命立功臣廟于鷄鳴山

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太原。南平閩廣。越有十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鷄鳴山。

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人孰無死。久而不朽。乃爲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沒。而名永不磨矣。於是廟成。論次諸臣之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次李文忠。次鄧愈。次湯和。次沐英。次胡大海。次馮國用。次張德勝。次吳良。次吳禎。次曹良臣。次康茂才。次吳復。次茅成。次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命死者塑像于廟祀之。仍虛生者之位。

丁未定太廟功臣侑享

時以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葉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七人已卒。祀廟中。後罷永安。而徐常李鄧湯沐六王僕其卒進侑皆太祖親定也。然功臣廟無再成世

傑而太廟有之。馮國用丁德興茅成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祭於功臣廟而太廟不與。此太祖之權衡度量非後人所能測識也。

命有司建蒙古右丞余闕總管李黼祠祀之。

勅禮部曰自古忠臣義士必褒崇於後代蓋以厲風教也。元右丞余闕守安慶舉家死節。江州總管李黼臨難殉義與闕同轍。宜今有司建祠肖像祀之。○按余闕李黼者固中國人也。何以死哉。夫既委身事之則不惟君臣之義無所遘于天地之間而天理民彝之根於心自不容已矣。彼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其殆未諒此歟。

以廣東行省叅政周禎爲刑部尚書。

上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觀舜命臯陶之辭
雖曰明刑終期於無刑臯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恤刑爲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
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契卿當體之

置河間長蘆河東陝西二都轉運鹽使司○命都督孫遇
僊等一十八人祭天下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神○詔免
山東北平燕南河東山東京河南潼關唐御光息等處
稅糧○遣使以卽位詔諭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諸國○蒙
古學士承旨危素自北平至京詔賜新製衣冠以爲侍講
學士○副將軍常遇春師至大同蒙古守將竹貞等棄城
走

上遣使齎勅至太原。諭諸將曰：朕生長臨濠，義起西鄉，率衆渡江，集兵養民於江左，十有五年矣。兵馬益盛，疆宇益大。今至六合一家，人民休息，天下和平，不二三年見矣。然此非六軍將士安能如是。尤賴大將軍及諸偏將軍協力以成天下之大事。以安六合之黎民。然前言不過人事耳。惟上天之眷佑。大將軍所至，敵人摧枯拉朽。天道昭然，可不敬乎。惟諸將軍留意爾之功。天授爾之生，亦天也。孟子有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今我朝之名臣，非爾等何人哉。古人功高自以爲平常，功平常自以爲無功。此古賢哲之道也。至若國家賞有功，罰有過，必不以功高爲平常，平常爲無功也。

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曾定賞爲大將軍等滅胡未還故也於是再遣各官從大將軍征進以湯和爲偏將軍楊璟聽調其璟兵出澤趨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筭以累軍此亦古今兵家常事耳又何慮焉太原之捷皆得此爲倚綴以分其勢可不謂奇乎今定左副將軍馮宗異居暹春之下偏將軍湯和居宗異之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剪除餘虜

右丞薛顯克潞州桃花寨○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

湖廣行省臣言慶遠府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

以介身具
卷之六
五
等處宋元皆用其夷酋爲安撫使以統之天兵下廣西
安撫使莫天護首來款附宜如宋元制錄用以統其民
則蠻情易服守兵可減上從之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
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使同知副使經歷各一員以天
護爲同知通判王毅爲副使

諭宰臣更議朝賀三呼之禮

上以羣臣每遇正日聖壽朝賀行禮呼萬歲者三雖云
臣子祝上實亦虛詞因諭宰臣更其始如朝賀之日贊
禮者云贊呼衆皆曰願君有道又贊呼則曰天下和平
做此意與諸儒議之於是廷臣議曰三呼之詞乃臣子
折君之至誠若如聖諭則謙德有餘然於臣子之誠不

盡今更其詞。今贊禮者始贊呼。則曰。聖躬萬福。制可。

平章韓政進攻蟻尖寨。克之。○二月詔脩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况史記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廼詔中書左丞相李善長爲監脩。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爲纂修。開局於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畧。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疏闕。禮樂

無聞。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聖智之臣。言不見用。不見信於天下。遂至上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有可稱者。今命爾等修纂。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咸合公論。以垂鑒戒。

遣祭馬祖先牧馬步馬社之神

初命築壇於後湖。祀馬祖諸神。至是禮官奏言。周官春祭馬祖。夏祭牧人。冬祭馬步。馬祖天駟星也。孝經說云。先牧始養者。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馬步謂神之災害於馬者。今擬春秋二仲月。甲戌庚日。遣官行禮。

詔立皇陵碑。上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遣太常寺行祭。

告禮。○帝躬享先農。以后稷氏配。遂耕籍田于南郊。○地
天下神祇壇於圜丘之東。方丘之西。

禮部尚書崔亮奏。按禮運曰。禮行於郊。則百神受職。沈
括援唐制云。凡有事上帝。則百神皆預。今擬圜丘方丘
大祀前期。遣使預告百神。如圜丘。則曰某年月日。帝后
有事於圜丘。咨爾百神。以相配事。方丘亦如之。乃增天
下神祇壇於圜丘之東。方丘之西。其神主題曰。天下神
祇。詔從之。

大將軍徐達師次河中。遣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先渡河
趨陝西。○以翰林院直學士詹同爲侍讀學士。秦裕伯爲

待制

裕伯仕元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避地松江之上海。以養母。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上命中書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裕伯受元爵祿二十餘年。背之是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是不孝也。不忠不孝之人。何益於人國。乃上書於中書固辭。洪武元年。省臣復檄起之。裕伯稱疾不出。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鬪。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必有後悔。裕伯拜書。遂入朝。上欲命以官。屢以故辭。至是以爲待制。○上謂侍讀學士詹同曰。以仁義定天下。雖遲而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易而速亡。鑑於周秦可見矣。故周之仁厚。可以爲法。秦之暴虐。可以爲戒。

若漢唐宋之政治亦互有得失但當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若槩曰漢唐宋而不審擇於是非則得失混淆矣○上謂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何禪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上謂侍讀學士詹同侍制秦裕伯曰往者四方鼎沸生民之禍極矣天道厭亂人心思治故作難者皆底滅亡今疆土雖定然中原不勝凋弊東

南雖已甦息而錢穀力役又皆仰之果何時可以休息也。同對曰。陛下撫念瘡殘。憂勞于心。誠天下蒼生之福也。上曰。苦寒者思溫。執熱者思澀。今民之思治甚於寒之思溫。熱之思涼。正當有以濟之。○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論學術。上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濫。量不可隘。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隘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充廣聖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

國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捕於國哉。故人主卷賢非難。知賢爲難。○上諭羣臣曰。昔元時不重名爵。或以私愛。輒授以官職。名雖易得。實無益實事。徒擁虛名而已。朕今命官。必因其才。官之所治。必盡其事。所以然者。天祿不可虛費也。又嘗思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徃徃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當體吾言。若守已廉。而奉法公。猶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苟貪賄罹法。猶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可不戒哉。○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言於上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

加劍請請室自裁。未嘗鄙辱之。存待大臣之體也。時侍讀學士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耻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上深然之。

丙申以水旱相仍祭告考妣

告曰。伏見去年四方水旱災傷。民命顛危。今春風雨不時。豐荒未卜。因念微時。皇考皇妣凶年。嘗取草可茹者。雜米以炊。艱難困苦。何敢忘之。今富有四海。而遭時若此。咎實在兒。生民何辜。因具草蔬糲飯與妻妾共食旬日。以同民艱。以答天譴。敢告知之。

癸亥不雨。復告祭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

神

祝曰。朕代前王統世治民。當去歲紀年建號之初。首值天下災旱。中原人民苦殃尤甚。今年自孟春得雨之後。中春再沾微雨。至今又無。雖未妨農務之急。而氣候終未調順。伏念去歲因旱。民多顛危。今又缺雨。民生何賴。宵切憂惶。夙夜靜思。惟天地好生。必不使下民至於失所。然神無人何以享。人無神何以祀。朕不敢煩瀆天地。惟衆神主司下土。民物叅贊。天地化機。願神以民庶之疾苦。哀聞於上天厚地。乞賜風雨以時。以成歲豐。養育民物。各遂其生。朕敢不知報。

諭指揮表義訓練軍士

上諭指揮袁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健兒。勇而好戰。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義以懷之。嚴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之際。得其效力。今新陞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自戰功得之。且智超千人。爲千人之長。智超萬人。爲萬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與陳氏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甚危急。其所統軍士。皆奮勇力。以首抵艦。鐵帽盡壞。而後得脫。非通海訓練有素。恩威兼濟。安能得其效力。若此。爾等宜效之。慎無怠惰廢事。○上諭諸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下初定。豈可遽以爲安。而忘警戒。朕觀爾等智慮多不及此。惟知享富貴。取娛樂。於所統軍士。

憐然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館于廉訪司，有給掃除老兵數人，有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所佩緊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井民爲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駢首就戮，妻子爲俘，國之亡者，實此輩亡之也。汝等可不戒哉。

詔定齋戒之期

翰林學士朱升等奉勅齋戒，撰文曰：凡祭祀必先齋戒，而後可以感通神明。戒者禁止其外，齋者整齊其內。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飲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吊喪，不聽

樂不理刑名。此則戒也。專一其心。嚴畏謹慎。不思他事。苟有所思。卽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誠。無須更聞。此則齋也。大祀齋戒七日。前四日爲戒。後三日爲齋。中祭齋戒五日。前三日爲戒。後二日爲齋。旣進覽。上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爲天下生靈祈福。宜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有所告於天地百神。不開於民者。恐百官齋戒不致專精。則不下令。又謂省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禱祈福祉以祐生民。未嘗敢自徼惠也。且齋所以致誠。誠之至與不至。神之格與不格。皆係於此。故朕每致齋不敢有一毫懈怠。今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

日不無太父。大抵人心。父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爲不飲。可於臨祭。齋戒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神明矣。命太常著爲令。

大將軍徐達克奉元。改奉元路爲西安府。

初元。行省平章李思齊。據鳳翔府。副將許國英。穆薛飛等。守關中。張思道與孔興脫。伯列金牌。張龍濟。民李景春等。駐鹿臺以衛奉元。及聞大兵入關。思道等先三日。由野魚口遁去。達至。遣都督僉事郭子興。將輕騎至擣奉元。而自率大軍。繼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迎降。達遂按兵。令左丞周凱入城撫諭。明日。達整師入。改奉元路爲西安府。以夏德潤署府事。常達署經歷。達師

之至鹿臺也。元陝西行省平章哈麻尙棄奉元走盤屋
爲民兵所殺。平章歪頭西臺治書侍御史王武遁去復
降。斬之。西臺御史桑哥失里守關家洞達遣攻之。勢窮
促不屈。與妻子俱投崖歿。左丞拜秦古迺入終南山。郎
中王可仰藥歿。檢校阿失不花自縊歿。三原尹尹朱春
謂其妻曰。吾當以歿報國。妻曰。卿能盡忠。妾不能盡節。
耶亦俱投崖歿。時關中旣附。民饑。上聞之。命戶賜米一
石。繼又命赴孟津倉。戶給米二石。民大悅。

癸卯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等率師發陝西進克鳳翔蒙
古守衛李思齊奔臨洮。○唐州兵亂。大將軍徐達發陝西
趨鳳翔。遣平章楊璟及左丞周凱等征唐州。○叅政傅友

德克鳳州。以指揮張能守之。○癸丑置北平廣西二行省。以山東叅政盛原輔爲北平叅政。中書叅政劉惟敬爲廣西叅政。○夏四月丙寅。大將軍徐達克隴州。遂克秦州。

徐達在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由通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我師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鬪。其土地所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旣克。則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達留御史大夫湯和守營壘。輜重。令指揮金興旺偕余思明等守鳳翔。遂移師趨隴州。克之。尋至秦州。馬跑。

泉元守將呂德張義等遁去。遣都督僉事陳德領兵追獲之。徐達檄都督耿炳文指揮金興旺各運軍餉五千石。赴鞏昌。令合肥衛千戶王宏將兵五百守隴州。張規魯將兵千人守秦州。

戊辰置陝西山西二行省。以中書叅政汪廣洋爲陝西叅政。御史中丞楊憲爲山西叅政。改河南分省爲行省。○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上諭之曰。人有精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琢之。至於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耶。蓋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力。各裨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

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爲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導之
不以其正。爲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
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

詔中書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之制。○大將
軍徐達師至鞏昌。蒙古守將梁于中汪靈真保等出降。以
都督僉事郭子興守其城。遣右副將軍馮宗異征臨洮。都
督副使顧時叅政戴德征蘭州。○丁丑。都督顧時等克蘭
州。以指揮韓溫守之。○右副將軍馮宗異師至臨洮。蒙古
守將李思齊降。徐達遣指揮韋正等守之。

初。思齊在鳳翔。上以書諭之。思齊見書。有降意。其眷子
趙琦與其麾下給之。欲與西入吐蕃。思齊信之。遂俱奔

臨洮琦等私竊珍貨婦女匿山谷間思齊窮促至是宗異師至遂舉臨洮降琦等亦相繼來降宗異遣宣撫使張本中報捷京師大將軍徐達遣指揮韋正及趙琦等守之臨洮捷奏至上覽畢卽遣使往諭大將軍徐達曰將軍提師西征所至克捷今李思齊又納降矣但未知慶陽寧夏攻取如何張思道兄弟多譎詐若其來降宜審處之勿墮其計也軍中之事尤宜慎之李思齊入見命爲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于京師

大將軍徐達克安定州以降將陳宗聚署州事調青州右衛官軍守之○徐達克會州以叅隨黎宗文署州事指揮陳壽周用守之○陞太倉衛指揮僉事翁德爲指揮副使

先是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掠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德時守太倉。率官軍出海捕之。遂奪其衆。獲倭寇九十二人。得其兵器海艘。奏之。詔以德有功。故陞之。其官校一千二百四十七人。賞綺帛五十匹。銀二千五百六十九兩。戰溺歿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領兵往捕未盡倭寇。

遣使持詔以卽皇帝位。號國大明。建元洪武。諭吐蕃。○淮安寧國鎮江揚州台州等府并澤州各獻麥瑞。

上曰。朕爲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瑞。蓋國家之瑞。不以物爲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于聖德。漢

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當時皆以爲瑞。乃不能謙抑。自損撫輯民庶。以安區宇。好功生事。卒使國內空虛。民力困竭。後雖追悔。已無及矣。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致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是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

五月甲午朔。更英陵曰皇陵。立皇陵衛以守之。○大將軍徐達師至蕭關。遂下平涼。指揮朱明克延安。以明守之。○蒙古將張良臣以慶陽降。復叛。

初張思道在慶陽。聞王師克臨洮。懼而走寧夏。而使其弟良臣與平章姚暉守慶陽。思道至寧夏。與金牌張等俱爲擴廓帖木兒所執。大將軍徐達既下平涼。卽謀取

慶陽令御史大夫湯和遣軍往涇州。別遣指揮張煥將騎兵偵邏慶陽。會和部將謝三遣人招良臣。良臣以其兄被執。遂以城降。良臣驍勇善戰。軍中呼爲小平章。初良臣之降也。遣其叅政花某詣大將軍徐達。獻軍民數目。尋又遣其知院李克仁。葛八來獻馬。效達遣右丞薛頤將騎兵五千人。步卒六千人。同克仁等赴慶陽。比良臣出迎。蒲伏道左。佯爲卑下。以示歸順。逮暮。卽以兵劫營。我軍不意其叛。爲所衝潰。指揮張煥被執。頤被傷走還。遂聞語。諸將曰。帝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果如前日所謂。然良臣之叛。抵取滅亡耳。當與諸公戮力剪之。於是右副將軍馮宗異。叅政傅友德。聞張良臣叛。率師自

臨洮至涇州。御史大夫湯和亦率所部來會。達恐其黨與相扇。爲聲援。乃先遣兵抄其出入之路。平章俞通源將精騎略其西。都督副使顧時略其北。叅政傅友德略其東。都督僉事陳德略其南。

署福建行省。以福汀漳泉建寧邵武興化延平八府隸之。命中書省叅政蔡哲爲福建行省叅政。

上諭之曰。君子立身行己。莫先於辨義利。夫義者保身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則惟利是趨。而不知有義。君子則惟義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異於常人也。福建地瀕大海。民物富庶。番舶往來。私交者衆。往時官吏多爲利謀。陷於罪戾。今命卿往。必堅所守。毋蹈其過。哲對

曰臣以菲薄叨承恩命敢不盡公以報上曰公卽忘私利之謂也要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鏡無分毫私意累之然後揆事度物廓然無滯若使胸中微有芥蒂卽不得爲公矣卿宜勉之

詔追封皇外祖考爲楊王妣爲楊王夫人並建廟于太廟之東以時奉祀

揚王姓陳氏世爲維揚人不知其諱宋季隸籍軍伍從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己卯春世傑戰敗士卒多溺死王幸脫死達岸糧絕計無所出同行者曰聞觸鱸山有死馬共烹食之不識可乎王未及行疲極輒晝仆地睡夢一白衣謂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

戰也。王恍惚之，未深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彷彿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曰：「舟至矣。」王驚寤，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帥。元將畏舟壓，凡附舟者，擲棄水中。統領憐王，亟藏之舟板下。日取乾餼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又與王約，渴則以足撼板，張口向隙受漿。居數日，事將洩，皆彷徨不安。忽颶風撼舟，元將大恐，徧求禱祈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揮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送之登岸。王歸維揚，居盱眙津里鎮，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卽皇太后。晚以季氏長子爲後。年九十九歲卒。

六月丁卯諭國子學官作養人材

上諭國子學官曰治天下以人材爲本。人材以教導爲先。今太學之教。本之德行文以六藝者。遵古制也。人材之興。將有其效。夫山水之所生。川水之所聚。太學人材之所出。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欲水之長流者。必濬其源。欲人材之成效。必養其德性。苟無作養之功。而欲成其材。譬猶壅百川而欲水流。折方長而求大木。其可得哉。○上召國子生問曰。爾等讀書之餘。習騎射否。對曰。皆習。曰。習熟否。曰。未。乃諭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將入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爾等雖務文學。亦豈可忘武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

憲惟其有文武之材，則萬邦自以爲法矣。爾等宜勉之。
○上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竊禮之糠粃，然創制禮儀於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魯月三年必世，蓋亦因時制宜之謂。」若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

巳卯常遇春克開平

上命遇春自鳳翔赴北平，平章李文忠輔之。遇春文忠率步卒八萬騎，士一萬，自北平往取開平。道三河，徑鹿兒嶺，遇會州，敗故元將江文清兵于錦川，得士馬以千

計次全寧。故元丞相也。速復以兵迎戰，又敗之。也速遁去，進攻大興州。文忠謂遇春日，元兵必走，乃分兵千餘爲八屯，伏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擒其丞相脫大赤，遂率兵道新開嶺，進攻開平。元主先已北奔，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萬匹，牛五萬頭，薊北悉平。

安南陳日瑩遣使來朝，貢方物，請封爵。詔封日瑩爲安南國王。○以宋濂爲翰林院學士。○秋七月，詔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三十六年事蹟，增修元史。時諸儒修元史將成，詔先成者上進，闕者俟續采補之。

己亥征虜將軍中書平章鄂國公常遇春還次柳河川以疾卒。詔平章李文忠領其衆。○戊申廣西左右江田州土官岑伯顏等遣使奉表貢馬及方物。詔以伯顏爲田州府知府。岑漢忠爲來安府知府。萬世鐵爲向武州知府。黃英衍爲太平知府。黃忽都爲思明府知府。趙帖堅爲龍州知州。皆世襲。

蒙古將王保保遣部將韓札兒攻原州。救慶陽。徐達遣都督馮宗異移軍驛馬關以扼之。札兒遁去。

韓札兒攻破原州。指揮陳壽陷沒。大將軍徐達聞報。與都督馮宗異、叅政傅友德議以驛馬關當其衝。遣右丞徐禮將兵守之。又遣指揮葉谷真守彭原。調指揮章正

守邠州。宗異復與達謀曰：「今大軍圍慶陽，張良臣雖困，未能遽下。王保保欲爲良臣聲援，故令札兒攻原州，欲以掠慶陽，請得移軍逼關，以扼原州，彼無所施矣。」達然之。宗異遂以其軍西臨驛馬關，去慶陽三十里而軍。是夜，札兒復攻陷涇州。宗異自驛馬關引兵討之。札兒走，追至邠州，又走宜祿。聞王師追之急，遂以其衆遁去。宗異還屯驛馬關。

直親軍都尉府以儀鑿司隸之。○蜀明昇遣使來貢。

初，我師不數日，關陝悉定。蜀人爲之震恐。戴壽謂昇曰：「大明天子遣將用兵，所向無敵，以王保保、李思齊強盛若此，尚莫能禦，况吾蜀乎？倘一旦有警，計將安出？」吳友

仁曰。蜀地非中原比。設有緩急。據險可守。軍資充足。雖勇將強兵。其若我何。爲今之計。莫若外假交好。以緩敵內修武事。以備禦。昇從其言。於是復遣使修貢。上賜璽書答之曰。朕歷觀古有蜀者。如公孫述。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必置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克捷。皆諸將用命。故能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

蒙古兵寇大同。平章李文忠擊敗之。擒其將脫伯列。

時慶陽未下。上詔李文忠。自北平往合師攻之。師至太原。聞大同受敵。文忠謂左丞趙庸等曰。吾與若等受命而承。問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甚急。若

俟進止。豈不失機。衆皆諾。遂由代出。鴈門至馬邑。適游
騎數千奄至。猝遇我師。與戰。敗之。擒其平章劉帖木兒。
進至白楊門。又擒黠虜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
兵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視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
文忠至。遽令遷之。復前至五里營。於漫地。其地阻水。先
遣人由間道達大同城中。使知之。元將脫伯列悉銳來
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閉營不出。先以兩營誘敵。督
令七戰。自寅至辰。前營報數至。文忠不爲動。頃之度其
饑。遂乃分軍爲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敗之。生擒脫
伯列。降其衆萬餘。獲馬匹輜重甚衆。縛脫伯列詣軍門。
文忠命解其縛。與之共食。遂進兵東勝州。至莽哥倉。而

還先是元主比走屯蓋里命脫伯列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畧恢復至是脫伯列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知事不濟無復南向矣脫伯列至京師上曰彼亦爲其主事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賜冠帶衣服

八月己巳定內侍諸司官制

上諭吏部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醢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頤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爲

耳目言三日致矣。以爲腹心。卽腹心病矣。馭之以法。常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爲非也。乃定置內使監。尚酒。尚醢。尚麩。尚染。四局。御馬。御用。二司。內府。庫。內倉。監。及置東宮。典。壘。典。翰。典。膳。典。服。典。藥。典。乘。六局。又置午門。東華門。西華門。玄武門。奉天門。左右順門。左右紅門。皇宮門。坤寧門。宮左門。宮右門。各門。正。及。各。人。數。有。差。

元史成

李善長等奉表進。上親疏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中字景華。江西臨川人。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

情山水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時天下大亂，與人言避
兵之方。從則吉，違則凶。歲壬寅，上帥師下豫章。鄧愈因
薦中，召至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
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
盡。鐵柱觀亦爲灰燼，惟一殿存耳。」及指揮康泰反，一如
中言。陳友諒圖豫章，三月不解。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
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
康。」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中曰：「當祭之。」
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常遇春與敵戰于康郎山，被
圍，其勢甚危。愈謂不可救。中曰：「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
逆賊輒大勝。陳友諒中飛矢，死。降其衆五萬。初，豫章受

園上問何日園解。中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筭曆，是月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道人云。

禮部尚書崔亮請朝賀，仍行山呼舊制，從之。

亮等上言：舊制朝賀之禮，贊禮者既唱三舞蹈訖，復三唱山呼，而羣臣拱手加額，與樂工軍校齊聲稱萬歲者三。近改擬山呼爲贊呼，百官應之曰：天輔有德。曰：海宇咸寧。曰：聖躬萬福。臣等竊謂殿廷之禮，主於尊嚴。贊呼之際，貴呼齊一。今百官三呼，應聲喧嘩不齊，誠爲失儀。况山呼故事，循行已久，甚爲嚴肅，宜仍其舊制，從之。

遣都督僉事吳禎以勅書諭大將軍徐達

諭曰。如克慶陽。宜令右副將軍都督同知馮宗異掌總兵印。統兵駐慶陽。節制各鎮兵馬。糧餉不給。從宜規措。無致傷民。鞏昌臨洮蘭州諸軍。鎮守如故。兵不足者。益之。如河中四討。一軍。則以都督同知康茂才所部士卒。三分之。茂才帥其一。往鎮山西。凡太原諸城。悉聽節制。其一增守陝西。務在處置得宜。然後大將軍徐達。偏將軍湯和。回京定議功賞。俟朕與大將軍壅鄂國公畢日。大將軍當復往定守邊之策。戍守諸將。詰命悉頒其家。可諭朕意。都督僉事吳禎。就令同宗異駐慶陽。平章李伯勝。同都督僉事耿炳文。守陝西裏城。

天子遣符寶郎僕斯齋詔及金印誥文封朝鮮王顯爲高

宗王。○禮部奏請大祀陪祀官受誓戒制可

禮部奏按周禮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誓戒今擬大祀
前七日陪祀官詣中書省受誓戒曰皇帝有事於某所
各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制可

癸未徐達克慶陽誅張良臣

初徐達率諸軍趨慶陽駐于東原令馮宗異湯和顧時
戴德以兵四面圍其城張良臣出戰東門顧時擊敗之
良臣復自西門出戰馮宗異以兵擊之良臣走還時王
保保自寧夏遣竹筈來慶陽良臣因復遣還寧夏求援
徐達別將李海明邏獲竹筈斬之以徇城下張良臣復

乘大風出兵與我師接戰我師擊敗之良臣懼登城呼
呂德約降大將軍不聽初慶陽小元帥見王師攻圍日
急欲出降爲良臣所囚至是城中降者夜劫小元帥出
詣大將軍營達受之令軍中無虐降者初良臣之復叛
也自以其城高險而下有井泉可據以守其兵又精悍
養子七人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
又其兄思道與王保保爲聲援賀宗哲韓札兒爲羽翼
姚暉葛行之徒爲牙爪故欲拒守以冒大功及王師列
營城下以困之良臣不得逞數出戰又不利又遣人赴
寧夏求援皆被獲內外音問不通而糧餉乏絕至煮人
汁丸泥嚥之平章姚暉熊左丞胡知院萬人等知事不

達令開門納降。達勒兵入自北門。良臣父子俱擐井。命指揮朱果引出斬之。遣指揮陸成赴京奏。疏明。誅良臣之黨。柴知院等二百餘人。收其小平章等銀印。以都督僉事陳德守之。先是賀宗哲攻鳳翔城。或隧地。或突至甕城。凡十五日。指揮金興旺知府周興等嬰城拒守。隨方備禦。敵不得入。至是間慶陽城下。宗哲乃却。禮部請於園丘方丘壇南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遇風雨於此望祭。從之。○命禮官靈星壽星司中司命司。民司祿諸神。准漢制於城南爲壇屋以祭。○禮部議奏。聖壽日祭壽星。同祭司中司命司。民同祿。八月望日祭靈星。皆遣官行禮。從之。○監察御史惟稼請命府州縣長吏。月

朔會民讀律。

稼言周官有懸法象魏之文。禮經載鄉飲讀法之說。皆導民知禮法而遠刑辟也。今新律刊布天下。鄉井細民。猶有不通其說者。宜命府州縣長吏。凡遇月朔會鄉之老少。令儒生讀律。解析其義。使之通曉。則人皆知畏法而犯者寡矣。上曰。威人以法。不如威人以心。敦信義而勵廉耻。此化民之本也。故羞惡之心。生則非僻之私格。外防之法密。則苟免之刑興。卿言讀律。固可禁民爲非。若謂使無犯。要當深求其本也。

禮部尚書崔亮請依周官門戶中霤竈井五祀。歲終臘車通祭於廟門外。羣臣四品以上。祀中霤門竈三神。五品以

下祀門竈二神。命者爲令。○蒙古部將賀宗哲掠蘭州大將軍徐達遣馮宗異擊遁之。

夫將軍徐達聞賀宗哲由六盤山遁去。遣都督副使顧時。右丞薛顯。叅政傅友德將騎卒萬人追之。賀宗哲以其衆掠蘭州。徐達遣副將軍馮宗異率步騎一萬七千道靖寧擊之。宗哲聞王師至。卽由迭烈孫渡河遁去。宗異乃率所部還。

九月詔儒臣纂修禮書。○大將軍徐達御史大夫湯和發平涼還京師。右副將軍馮宗異總制軍事。○禮部奏言祥瑞應見大瑞表奏。餘瑞驗實圖進。

禮部尚書崔亮奏。凡祥瑞應見皆爲國家休徵。按唐六

典四瑞有大瑞上瑞中瑞下瑞其大瑞景星慶雲麟鳳
龜龍之類上瑞白狼赤兔之類中瑞蒼鳥朱鴈之類小
瑞岐麥嘉禾芝草連理枝之類又按唐令凡祥瑞應若
麟鳳龜龍之類依圖書合大瑞者所司隨即表奏百僚
詣闕上表拜賀告廟頒下其諸郡瑞并令所司轉申以
聞若鳥獸之類有生獲以獻者仍遂其本性放之山野
亦有可致者如連理枝之類則不須齋送今擬凡祥瑞
應見若麟鳳龜龍之類合大瑞者許各處表奏不得泛
言虛飾干惑上聽其餘諸瑞所在官司驗實圖進上曰
卿等所議但及祥瑞而不及災異不知災異之來乃上
天示戒所繫尤重今後四方或有災異無論大小皆令

所司。卽時飛奏。

詔以臨濠爲中都。

上召諸老臣問以建都之地。或言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理適均。汴梁亦宋之舊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宮室完備。就之可省民力。上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漢魏唐宋所建國。但平定之初。民未蘇息。朕若建都於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宮室不能無更。亦未易也。今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江南形勝之地。真足以立國。臨濠則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爲中都。何如。羣臣稱善。至是始命有司。

建置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焉。

壬子定蕃王朝貢禮○甲寅初製鐵券

上欲封功臣議爲鐵券以賜之而未有定制有言台州民錢允一吳越忠肅王鏐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券遂遣使取之準其式而加損益高廣有差第爲七等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其制如瓦外刻歷履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鑄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每副剖而爲二分爲左右左頒諸功臣右藏諸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仍以舊券還允一厚賜而遣之

乙卯吐蕃寇臨洮守河原指揮韋正擊降之諸郡土酋皆來降○戊午征南將軍廖永忠叅政朱亮祖等帥師自廣

西還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灣。○十月庚午勅苑
平忠武王常遇春于鍾山之陰。○甲戌甘露降于鍾山羣
臣稱賀。

上曰休咎之徵雖各以類應朕德涼薄烏足以致斯翰
林睢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
則膏露降陛下敬恭天地輯和民人故嘉祥顯著起居
注魏觀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陛下寬租
賦減徭役百姓歡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翰林院侍讀
學士危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并松栢實陛下
尊賢養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宗廟頒示史館以永萬億
年無疆之休上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存心

警惕惟恐不至烏敢當此。一或忘鑒戒而生驕逸。安知
嘉祥不爲災異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
示於天下後世也。羣臣皆頓首謝。

命圖魏國公徐達開平王常遇春等攻戰之蹟于雞鳴山
功臣廟。○詔郡縣立學校。

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
冠禮義之教混爲夷狄上下之間。波瀾風靡。故學校之
設。名存實亡。况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干戈。莫識
俎豆。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
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
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

先王之舊。以革污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詔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學校。自胡元入主中國。夷狄腥膻。污染華夏。學校廢弛。人紀蕩然。加以兵亂。以來。人習鬪爭。鮮知禮義。今朕統一天下。復我先王之治。宜大振華風。以興治教。今雖內設國子監。恐不足以盡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縣。并建學校。以作養士類。其府學設教授一員。秩從九品。訓導四員。生員四十人。州學設學正一員。訓導三員。生員三十人。縣學設教諭一員。訓導二員。生員二十人。師生月廩米人六斗。有司給與魚肉。學官月俸有差。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月不身到 卷之六

命潭州衛指揮周知血廣為總兵官率兵討左江上思州蠻賊黃龍關等斬之於十萬山思州平○十一月壬辰大將軍徐達北征還○甲辰右副將軍馮宗異還京師

初宗異守平涼以關陝既平胡虜畏服不請於朝輒引衆還及見上詰之曰將軍在平涼外禦胡虜內鎮撫關中國家所托非輕也乃不俟命輒引衆還關外之事將誰任之宗異頓首謝上以其勲爵姑置之

十二月壬戌降戶部尚書宋昭為蘇州知府○古城遣使來言安南侵擾命編修羅復仁主事張福齋詔諭之二國皆聽命罷兵命禮部考安南高麗山川著之禮典設位以祭○遣中書省管內甘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齋詔封占

城阿答阿者爲占城國王。○設河東陝西都轉運司。○大
賞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之功於奉天殿。○詔赦臨洮將
士亡匿山谷者。

詔曰。天地以生物爲心。帝王以不殺爲德。自三代以下。
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皆承天運。奮武威。以定亂。行仁
義。以安人。惟秦不然。坑趙降卒四十萬。古今非之。雖能
混一。享國不長。天道昭然矣。朕每遣將出師。必加訓諭。
降者撫之。抗者誅之。故其來降。大小咸授以職。保其父
母妻子。近征西土。豳國公李思齊率其部下將士悉來。
臣附大將軍以精銳隨軍征進。老幼安居城郭。未嘗妄
殺。可謂鑒秦之過。恪遵朕命矣。當臨洮受降之初。如或

妄加誅戮。爾衆安能保全。今爾將士乃有懷思其家。遁藏巖谷者。夫父母妻子之戀。人之常情。雖新附之衆。未能悉知朕懷。朕爲民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日。凡逃竄山谷者。無自驚疑。罪無大小。盡行赦之。

庚戌三年春正月癸巳命徐達等征沙漠。

先是王保保偵知大將軍南還。遂寇蘭州圍城數重。指揮張溫堅守不與戰。守鞏昌指揮于光將兵援之。遇保保兵於馬蘭灘。戰敗被執。不屈遇害。上以王保保爲西北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

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也帝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捨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搆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况元主遠處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王保保攻蘭州不利且聞大將軍至乃引去

以駙馬都尉王恭爲福建行省參政

上諭恭曰國家用人惟才是使苟賢無問於踈遠使不肖何恤於親昵福建從昔富庶元末困於弊政腴剝尤甚民病未蘇今命汝往綏之汝無恃親故以生驕縱貽患於民國家政命一本至公爾不能守法失人臣之道朕亦豈敢縱法違天下公議汝其欽哉

命宰臣定百官入侍班序

上以天下初定欲通羣下之情日詔百官悉侍左右詢問民情咨訪得失或考論古今典禮制度故雖小官亦得上殿至有踰越班序者上謂宰臣曰朝廷之上禮法爲先殿陛之間嚴肅爲貴朕始欲咨訪庶事故令百官

入侍左右至班序失次非所以肅朝儀也。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侍從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指揮使六部尚書侍郎等官許上殿其餘文武官五品以下並列班于丹陛左右違者糾儀官舉正之。

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從之。

禮部議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春分陽氣方求秋分陰氣回長故祭以二分爲得陰陽之義也。今稽古者正祭之禮宜各設壇專祀朝日壇築於城東門外夕月壇築於城西門外朝日以春分日夕月以秋分日星辰則祔祭於月壇從之。

遣使往祀安南高麗占城山川

庚子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摹錄其碑碣圖籍付使者還所至諸國皆勒石紀其事其略曰朕賴天地祖宗眷祐位臣民之上郊廟社稷以及嶽鎮海瀆之祭不敢不恭通者占城安南高麗遣使奉表稱臣已封其王則其國境內山川悉歸職方考之古典天子望祭雖無不通然未聞有遣使致祭於其境者今思與普天之下共享昇平之治故具牲幣遣使往祭于神神既歆格必能庇其國王世保境土使風雨以時年穀豐登民庶得以靖安庶昭一代同仁之意是用刻石以垂永久

吏部請以有罪被黜庶官除廣東儋崖等處不許

上曰前代謂儋崖爲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用如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之。豈宜以有罪人居之耶。

西安鳳翔二府饑。命戶部往賑之。

戶部奏須運粟以濟上。惻然曰。民旦暮待食。若須運粟死者多矣。况今東作方興。民無食而廢耕。其患益甚。命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賑之。戶給粟一石。計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九石。

辛亥以太常卿胡惟庸爲中書省叅知政事。○二月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上行後苑見巢鵲。見翼之勞。喟然嘆曰。禽鳥劬勞如是。

况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時元鎮撫陳興被俘來京。恩待甚厚。興言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欲求歸養。卽賜白金衣帽遣之。興辭。帝顧謂侍臣曰。孝悌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朕言。卽愴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遠遠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興有無窮之痛。興歸。母子相見。其樂宜如何。侍臣對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測人情。無所不燭。非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惇獨鰥寡。皆蒙其惠矣。帝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孝而衆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人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爲治。

甲子合祀太歲四季月將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
旗纛諸神

初以太歲風雲雷雨皆天神。以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
隍皆地祇。各爲壇專祀于國城之南。然祭之時日與其
品物各不同。至是復以風雲雷雨嶽鎮海瀆皆陰陽二
氣流行無間者。遂合二壇而一之。而增以四季月將旗
纛諸神。凡設壇十有九。太歲春夏秋冬四季月將爲第
一次。風雲雷雨次五嶽。次五鎮。次四海。次四瀆。次京師
鍾山。次江東山川。次江西山川。次湖廣山川。次淮東淮
西山川。次浙東浙西福建山川。次廣東廣西海南海北
山川。次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山川。次北平陝西山川。次

左江右江山。川次安南高麗。占城諸國。山川次京都城。隍次六肅大將。五方旗神。戰船金鼓。鏡礮弓弩。飛鎗飛石。陣前陣後。諸神各壇之祭。皆帝躬自行禮。先祭禮官。奏祝文。太歲以下至四海。凡五壇。帝稱臣者。請親署。各其鍾山等神。帝稱余者。請令禮官代署。帝曰。朋友署牘往來。尚親題姓名。况神明乎。必皆親署。及登壇。太常司丞任以忠贊禮。慮帝力倦。頗簡薦跪之儀。禮畢。帝問故以忠以實對。帝曰。人臣愛君以道。朕之于神。惟恐誠敬未盡。何敢憚勞。汝當悉朕意。後勿復然。

命制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癸未。追封故元帥郭子興爲滁陽王。立廟滁州。命有司致祭。○乙酉。指揮金朝興。

取東勝州。獲故蒙古平章荆麟等。○命製朝服公服。以賜百官。○三月庚寅。免應天。徽州等十三府州河南山東北平三省稅糧。

詔曰。蓋聞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賴於武功。成武功者。必有資於民力。矜恤之道。理所當先。朕自卽位以來。思欲與民同樂。第以將士新戍邊陲。大將遠入吐蕃。轉運之勞。猶未能已。然各處郡邑。供給有先後。豐歛有不同。雖嘗免其租稅。猶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滁州。和州。朕興師渡江時。資此數郡。以充國用。致平定四方。朕念其勤勞。未嘗忘之。仍免今年夏秋稅糧。其徽州。嚴州。金華。衢州。廣信。池饒。廬等郡。以次

歸附供億軍國之需亦甚煩勞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爲甚山東河南壤地相接宜優恤其民使貿遷有無相資爲生今年三處租稅再行蠲免以甦民力嗚呼朕自布衣起事故知黎庶之艱難糧稅從寬必先郡邑之凋弊有司其尚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

鄭州知州蘇琦上言時宜三事命中書省采行之

琦言三事其一謂國家肇造區宇西北餘孽未平關輔平涼北平遼右與夷虜相接一有警息調兵轉粟事難卒辦請議屯田積粟以示久長之規其二宜選股肱重臣才兼文武練達邊事分鎮要害以統制諸番若其來

歸也待之以誠懷之以德其叛也喻之以義示之以威
尊明恩信遠示綏懷勿啓邊釁以疑遠人勿連兵禍以
勞中國其沙漠非要害之處當毀其城郭徙其人戶於
內地其三墾田以實中原自辛卯河南兵起天下騷然
兼以元政衰微將帥凌暴十年之間耕桑之地變爲草
莽方今諸將出師廓清天下若不設法招徠耕種以實
中原慮恐日久國用虛竭爲今之計莫若計復業之民
墾田外餘荒蕪田土責之守令召誘流移未入籍之民
官給牛種及時播種除官種外與之置倉中外收受若
遇水旱災傷踏驗優免其守令正官能誘戶口有增開
田有成從巡歷御史按察司申舉若田不加闢民不加

多則覈其罪。如此則中原漸至殷實。少蘇轉運之勞。流移人民亦得永安田野矣。書奏。上謂中書省臣曰。屯田以守要害。此馭夷狄之長策。李牧趙充國常用此道。故能有功。至於墾田實地。亦王政之本。但喪亂以來。中原之民。久失其業。誠得良守令。勸誘耕桑。休養生息。數年之後。可望其成。琦言有可採者。其參酌行之。

召諸郡富民入見。勉諭遣之。

上曰。富民多豪強。元時此輩欺凌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宜召之來。朕勉諭之。至是諸郡富民至。入見。土曰。汝等居田里。安享富稅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使天下一日無主。則強凌弱。衆暴寡。富

者不得自安。貧者不得自存矣。今朕爲爾主。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存其生。爾等當循分守法。能守法。則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里。如此。則爲良民。若效昔之所爲。非良民矣。衆皆頓首謝。於是賜酒食。遣之時。翰林學士宋濂。詹同等。待制王禕。起居注陳敬等侍左右。上顧謂之曰。朕諭此輩。欲勉之爲善耳。禕對曰。自古帝王。皆兼君師之任。三代而下。爲人王者。知爲治而不知爲教。今陛下訓諭之。不啻嚴師教弟子。恩之厚也。誠所謂兼治教之道矣。

置秘書監秩正六品○置南軍柳州二衛

廣西行省言便宜三事一曰廣西地接交趾雲南所治皆溪洞苗蠻性很戾而叛服不常府衛之兵遠在靜江數百里外卒有警急難相爲援乞於南寧柳州立衛置兵以鎮之庶苗獠有所憚而不敢竊發民有所恃以安其生二曰慶遠故府也今爲軍民安撫司雖統地十有七州其地皆深山廣野其民多安撫同知莫天護之族天護素膺弱不能禦衆而宗族强者動肆跋扈至殺河池縣丞蓋讓與諸蠻相扇爲亂此豈可姑息以貽禍將來乞罷安撫司而復設慶遠府置軍衛以守其地庶幾其民知有府治而不敢自恣諸蠻知有重兵而不敢爲亂此又安之道也三曰廣海之俗素獷戾動相讎殺因

而爲亂則一方皆警。蓋緣郡縣無兵以制馭之故也。近
羣盜轉攻鬱林州同知王彬。集民兵拒之。經歷徐承祖
亦以民兵千餘敗賊。由此言之。土兵未必不可用也。乞
令廣西邊境郡縣長官。輯民丁之壯者。置衣甲器械。籍
之於有司。有警用以補賊。無事則使之務農。如此。非惟
郡縣無養兵之費。而民實賴之以安也。奏至。詔俱從之。
遂設南寧柳州二衛。益兵守禦。改慶遠安撫司爲慶遠
府。命莫天護赴京。賞同知王彬。經歷徐承祖以下。有破
賊功者。

都督同知汪興祖克武州朔州。獲故蒙古知院馬廣等。○

置察言司。掌受四方章奏。司使二人。吏二人。○遣萊州同知趙秩

持認諭日本國王良懷

詔曰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自古帝王居中國而治四夷歷代相承咸出斯道惟彼元君漠北虜夷竊主中國汙壞彝倫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百神效靈諸將用命收海內之羣雄復前代之疆宇卽皇帝位已三年矣比嘗遣使持書飛諭四夷高麗安南占城瓜哇西洋鎖理卽能順天奉命稱臣入貢旣而西域諸種番王各獻良馬來朝俯伏聽命北夷遠遁沙漠將及萬里特遣征虜大將軍率馬步八十萬出塞追獲殲厥渠魁大統已定養爾倭夷出沒海濱爲寇已嘗遣問久而不荅方將整飭巨舟致罰爾邦俄聞被寇者來歸始知前日之寇非

王之意乃命有司營傳造舟之役。然或外夷小邦故獲天道不自安分。神人共怒。天理難容。征討之師。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順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嗚呼。撫順伐逆。古今彝憲。王其戒之。以延爾嗣。

戊午大將軍徐建師至平西。王保保退屯車道峴。達遣左副將軍鄧愈立柵逼之。○夏四月乙丑冊封諸皇子爲王。詔曰。朕荷天地百神之祐。祖宗之靈。當羣雄鼎沸之秋。奮起淮右。賴將帥宣力。創業江左。曩者命大將軍徐達統率諸將。以定中原。一二年間。海宇清肅。虜遁沙漠。大統旣正。黎庶靖安。欲先論武功。以行爵賞。緣吐番之境。未入版圖。今年春復命達等帥師再征。是以報功之典。

未及舉行。朕惟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諸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藩屏國家。朕今有子十人。卽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爰以四月七日。封第二子奭爲秦王。第三子桐爲晉王。第四子棣爲燕王。第五子廩爲吳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榑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蜀王。第十子榘爲魯王。從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及諸禮儀。已有定制。於戲奉天。平亂實爲生民。法古建邦。用臻至治。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禁蒙白色目人更易姓氏。○大將軍徐達及王保保戰于

沈兒峪。大敗之。保保遁和林。

徐達等率師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日數定戰。王保保發兵千餘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東南一壘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親率兵急擊破之。乃退。遂斬東南壘指揮趙某。及將校數人。以徇軍中。股栗。明日。整衆出戰。諸將爭奮。莫敢不力。遂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擒元郟王。文濟王。及國公閻思孝。平章韓札兒。虎林赤。嚴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將校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獲馬萬五千二百八十餘匹。駱駝驢驘。雜畜稱是。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

得流水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都督郭英追至寧夏。不及而還。以德濟失律。械送京師。保保至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先是擴廓帖木兒遁之甘肅。莫見其終。皇明通紀云。王保保卽擴廓帖木兒初名也。○胡德濟械送至京。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勅諭達曰。朕起布衣。克成大業。命將出師。悉由節制。將軍備嘗知之。迩者浙江右丞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必欲朝廷治之。將軍欲効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且慢軍功者。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

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閩外之比矣。彼常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卽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安南遣使臣杜舜欽來告其國王陳日燿之卒。遂遣吏部主事林唐臣齎詔封日燿爲安南國王。翰林編脩王廉往祭日燿。

王廉旣行。又詔以漢伏波將軍馬援昔討交趾。立銅柱爲表。以鎮服蠻夷。其功甚大。命廉就祀之。

置弘文館。以胡鉉爲學士。命劉基危素任本中。睢稼皆兼學士。

上以素老。賜小車。免朝謁。一日上御東閣。聞履聲橐橐。

上方詰之。而素適至。乃謂之曰。是汝。吾以爲文天祥邪。未幾。御史王著等劾素亡國之臣。不宜居侍從。乃謫居和州之含山。

湖廣慈利土酋覃屋。搆諸洞蠻爲亂。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帥兵討之。

勅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根誅其黨。必深入山谷。傷損士馬。所得不足以償所費。今師入其境。擊之。但使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更宜約束麾下。慎無逐利。輕動楊璟攻覃屋不下。遣使來請軍餉。初璟兵攻覃屋寨。賊衆下山迎敵。官軍擊敗之。乘勢追至半山。勢陡峻。視其寨。三百餘舍。而

下俯江水一匝。僅有路繞通。一人官軍不可上。乃回駐山下。而賊亦阻險自守。未幾以三千人下山挑戰。官軍久擊敗之。賊復遁入山。璟遂以兵逼之。覃廬乃遣人許降。璟不悟。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爲廬所執。由是盡知我軍虛實。拒守不下。璟欲爲持久之計。使人來請軍餉。上因遣使讓之曰。爾違吾言。妄動而不能平賊。旣已失矣。又中其詭計。以陷部將。爾之智畧何在。今再命叅政戴德以兵從。凡諸小寨。限以月日平之。仍撫綏慈利等處人民。俾安生理。毋致驚疑者。再違朕命。以潞州失利之罪治爾。勅至。璟乃督將士盡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置磨勘司。綜核天下章奏。○五月己丑。大將軍徐達遣左

副將軍鄧愈招諭吐蕃而自將攻興元○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

上嘗觀宋太祖詔脩歷代帝王陵寢歎曰此美事也遂遣翰林編脩蔡玄侍儀舍人李震亨陳敏于謙等往四方求之仍令各行省之臣同詣所在審視若有廟祀并具圖以聞

復置司農司

上以中原之地自兵興以來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官以領之于是省臣議設司農司始開治所于河南掌其事

乙未定著官闡今典

上以元末之君不能嚴宮闈之政。至宮嬪女謁私通外臣。而納其賄賂。或施金帛於僧道。或番僧入宮中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褻亂禮法。蕩然以至於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爲令典。俾世守之。皇后之尊。止得治宮中嬪婦之事。卽宮門之外。毫髮事不預焉。自后妃以下。至嬪侍女使。小大衣食之費。金銀錢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宮奏之。而後發內使監官覆奏。方得赴所部。閔領若尚宮不及奏。而朦朧發內監官。監官不覆奏。而輒擅領之部者。皆論以死。或有私書出外者。罪亦如之。宮嬪以下。遇有病。雖醫者不得入宮中。以其謚取藥而已。羣臣命婦於慶節朔望朝見中宮而止。無

故卽不得入宮中。人君亦無有見外命婦之禮。天子及親王后妃宮嬪等。必慎選良家子而聘焉。至於外臣請謁寺觀燒香。禳生星斗之類。其禁尤嚴。

詔天下守令。詢舉有學識篤行之士。禮送京師。○丁酉左副將軍李文忠敗蒙古太尉蠻子等于白海之駱駝山。遂進次開平。蒙古平章上都罕等降。○都督孫興祖師次三不刺川。及蒙古兵戰于五郎口。死之。○海寧衛指揮副使孫虎。及蒙古太尉買驢。戰于落馬河。死之。○己亥詔設科舉取士。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才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

詞章之學。而不求德藝之全。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薄。而權家勢要。每納奔競。夤緣阿附。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貢士之上。其懷材抱道之賢。耻於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茲朕統一華夷。方與斯民。願得賢人君子而用之。自今年八月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抱道德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通古今。文質得宜。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才學出衆者。得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爲官。彼游食奔競之徒。自然易行。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才。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衆。体予至懷。

遣使頒科舉詔于高麗安南占城○大將軍徐達與叅政傅友德等南出一百八渡至畧陽擒蒙古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大將軍徐達遣裨將金興旺等入連雲棧合攻興元蒙古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迎降留金興旺守之達還軍西安○辛丑左副將軍李文忠克應昌蒙古主妥懽帖睦爾先死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北走

文忠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一故騎問之曰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殂文忠卽督兵兼程以進癸卯復遇元兵與戰大敗之追至應昌遂圍其城獲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宮人等及玉璽金寶玉冊鎮圭與駝馬牛羊無筭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十騎遁去文忠

率精騎追之。至北慶州不及而還。捷奏至京師。百官稱賀。上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又以元主不戰而奔。克知天命。謚曰順帝。

丁未詔行大射禮。頒儀式於天下。○改司天監爲欽天監。○辛亥詔考歷代服色所尚。

禮部奏言。歷代異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今國家承元之後。取法周漢。唐宋以爲治。服色所尚。於赤爲宜。上從之。

癸亥詔定嶽鎮海瀆城隍諸神號。

詔曰。朕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

之則有不然。夫岳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來。至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於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僭差。今依古定制。九岳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水

濟之神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封爵稱之惟孔子明先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天下神祠無功于民不應祀典者卽淫祠也有司無得致祭○於是中書省臣奏凡民庶祭先祖歲除祀竈鄉村春秋祈土穀之神凡有災患禱于祖先里社若鄉厲邑厲之祭則郡縣自舉之其僧道建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投拜青詞亦不許塑畫天地神祇及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巫覡扶鸞禱聖書符呪水諸術竝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詔從之躬署祝文遣官詣嶽鎮海濱以更定神號告祭○遣秘書

監直長夏祥鳳等。頒革正神號詔于安南占城高麗○免
蘇州逋負秋糧三十萬五千八百餘石

戶部奏蘇州多逋稅其官吏當論如法 上曰蘇州歸
附之初軍府多賴其力逋稅積至二年民困可知若逮
其官必責之民民畏刑罰必傾其貲如是而欲生遂不
可得矣其悉免之

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

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餘本 上曰

鳳翔饑饉朕特遣人賑恤今未數月遽以瑞麥來獻使
鳳翔民未粒食雖有瑞麥何益苟其民皆得養雖無瑞
麥何傷朕觀自古以來天下無金革鬪爭之事時和歲

豐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愛弟恭。此足爲世瑞。此麥特一物之瑞。非天下之瑞也。

乙亥詔封蒙古買的里八刺爲崇禮侯。

李文忠遣人送獲故元買的里八刺等及其寶冊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刺獻俘于廟。寶冊令百官具朝服進。帝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代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滋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

令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於中官朝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乙亥買的里八刺朝見奉天殿其母及妃朝見坤寧宮俱賜以中國服及賜第宅于龍山封買的里八刺爲崇禮侯

丁丑頒平定沙漠詔于天下

詔曰朕本農家樂生於有元之世庚申之君荒淫昏弱紀綱大敗由是豪傑並起海內瓜分雖元兵四出無救於亂此天意也然倡亂之徒首禍天下謀奪土疆欲爲王霸觀其所爲不合於禮故皆滅亡亦天意也朕嘗是時年二十有四盤桓避難終不寧居遂托身行伍驅馳

三年觀羣雄無成徒擾生民乃率衆渡江訓將練兵奉
天征討于今十有六年削平強暴混一天下大統既正
民庶皆安而元之遺孽時犯邊境勞我師旅今年六月
十有五日左副將軍李文忠左丞趙庸等遣使來奏五
月十六日率兵北至應昌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剌及
其后妃寶冊等物知庚申君已於四月二十八日殂於
應昌大將軍所至朔庭遂空中書上言宜以其孫及后
妃獻俘于太廟朕心思之其君之亡係乎天運所遺幼
孫何知若行獻俘實有不忍况當天下紛亂朕非有意
不過欲救患全生今定四海休息吾民於田里非朕所
能亦天運致然也尚慮臣民未知朕意是用播告天下

左副將軍以禮護送買的里八剌已至朕憐帝王之後
難同庶民及首亂僭偽來降者特封崇禮侯總其眷屬
以及母后等同居飲食服用出官民上俾存元祀體法
前王不敢過虧嗚呼天命靡常惟殷是鑒可不畏哉仍
遣使齎詔諭安南高麗占城○是日百官表賀上諭
之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亡朕之所以興劉基進曰自
一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元腥羶華夏幾及百年天實
厭之又况末主荒淫政殘民困烏得不亡陛下應天順
人神武不殺救民水火安得不興上曰當元之季君
則宴安臣則跋扈國用不經征歛日促天怒人怨盜賊
蜂起羣雄角逐竊據州縣天下已非元有矣向使元君

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傑。豈得乘隙而起。耶朕取天下於羣雄。非取於元氏。今獲其遺胤。朔漠清寧。夫寔命之。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可不畏哉。

遣使特詔諭雲南八番西域西洋瓊里瓜哇畏吾兒等國

○罷中書右丞相汪廣洋退居高郵

侍御史劉炳劾其母不孝故也○

遣使葬宋理宗頂骨于紹興永穆陵

上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言元世祖至元間

胡僧嗣占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璉真加爲

江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

遺骨瘞于杭之故宮。築浮屠其上。以厭之。又截理宗頂

骨爲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心酸

上聞嘆息久之

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旣乘其弱併取之何乃復縱奸人肆酷如是卽命北平守將吳勉訪索頂骨所在果得西僧廬中旣送至命有司厝于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勅葬于故陵

故蒙古四大王寇大同武州太原衛桂亭等擊走之

四大王者元之宗室也初大軍克元都遁入靜樂岢嵐山中聚衆結寨自固至是寇武州劫殺人民桂與指揮鄭亨率兵擊之追至龍尾莊四大王遁走獲其三大王脫忽的帖木兒送京師

山西行省請令商人納米各給引鹽從之

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畢卽以原引目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之用充矣從之 上諭中書省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窄民衆細民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令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永爲己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凡四千餘戶

乙酉故蒙古陝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鎖南普等以蒙古

所授金銀牌印宣勅詣左副將軍鄧愈軍門降

○秋七月丁亥朔續脩元史成

几前書未備者悉補完之通二百一十二卷翰林學士
宋濂率諸儒以進詔刊行之

詔建諸王府

工部尚書張允言諸王官城宜各因其國擇地請秦用
陝西臺治晉用太原新城燕用元舊內殿楚用武昌天
竹寺基齊用青州益都縣治潭用潭州玄妙觀基靖江
用獨秀峰前上可其奏命以明年次第營之

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坐失朝降爲編脩○以翰林應
奉陶凱爲禮部尚書○蜀將吳友仁寇興元守將金興旺

擊却之

友仁寇興元。金興旺出兵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旺。與戰。百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以力寡。欲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雞。取援兵。友仁乃圍城。決濠填塹。攻益急。興旺與城拒守。發拒守播石。敵兵多死傷者。時大將軍徐達在西安得報。卽帥師還屯益門鎮。先令傅友德領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岩。下令軍中。人持火炬。燃于山上。友仁軍見列炬起。大驚。乘夜遁去。

以中書省右丞楊憲爲左丞。尋以罪誅。

憲在上左右久。熟於典故。而市權要寵。輕視同列。上

日不與具 卷之二 三一
卽位時嘗上書頌功德因勸行督責之政以求親幸。

上曰是欲失人心也不聽憲入中書欲盡變省中事凡舊吏一切罷出更用已所親信因欲持權乃創爲一統山河花押示僚吏以觀從違翰林編脩陳極賀曰押字大貴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也憲大喜卽奏極爲翰林待制陰令御史劉炳誣奏侍郎左安上覺之下炳獄炳吐其實劉基并發其奸狀陰事上怒按問憲與炳皆伏誅。

已未大都督同知康茂才卒○禮部尚書陶凱請進膳日舉樂不許

上曰古之帝王功德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間熙然太

和雖日一舉樂未爲過也。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憂勤之不服，豈可忘將士之勞而自爲快樂哉！俟大兵凱還，士卒無戰伐之勞，人民罷轉輸之苦，然後以樂侑膳，未晚也。

詔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黃色爲飾。○癸卯，禮部尚書崔亮請宗廟祭祀用四時孟月及歲除從之。○命中書省遣人收瘞遺骨。

上諭中書省臣曰：往者四方爭鬪，民不得其死者多矣。中原草莽遺骸遍野，朕聞之惻然于心，宜遣人循歷水陸悉收瘞之。中書省臣曰：陛下仁及枯骨，聖王之善政也。上曰：先王之世人得以養生送死者，上得其道。

下無天關。元季政荒。民困干戈。加以饑饉相尋。故死亡者衆。朕荷天命爲億兆主。顧茲失所者。豈忍使之暴露哉。

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

自初九日始試。初場後三日試。第二場又三日試。第三場京師直隸府州額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廣各四十人。廣東廣西各二十五人。若人材衆多之處不拘額數。若不能及數者亦從之。考試之法。大略損益前代之制。初場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視其驅馳便捷射觀其中

之多寡。書通於六義。筭通於九法律。觀其決斷。

九月戊子京師城隍廟成。

廟建左右二司。禮部尚書陶凱復請如前代六曹。曰吏戶禮兵刑工二司。左曰左司之神。右曰右司之神。上命罷六曹。不必設。左右司止稱曰左司神。右司神。仍命製神主。主用丹漆。字塗以金。旁飾以龍文。及是成命。凱等迎主入廟。用王者儀仗。

中書省奏太原朔州等衛屯田宜徵歲租。官給牛種者十稅其五。自具牛種者十稅其四。不許。○故蒙古興州降將江文清楊思祖至京。以文清爲千戶。思祖爲衛鎮撫。遣還招其部曲。○詔翰林自今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

臣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某不稱皇太子著爲令○
定朝會燕享舞樂之數。

九奏樂曲皆按月律前三奏和緩中四奏壯烈後二奏
舒長第一起臨濠之曲名飛龍引次開太平之曲名風
雲會次安建業之曲名慶皇都次削羣雄之曲名喜昇
平次平幽都之曲名賀聖明次撫四夷之曲名龍池宴
次定封賞之曲名九重歡次大一統之曲名鳳皇吟次
守承平之曲名萬年春其武舞曲名清海宇文舞曲名
泰階平。

大明集禮書成詔刊行之

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冠服車輅儀仗國號字學樂爲綱

所該之目。吉禮十四。曰祀天。曰祀地。曰宗廟。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曰先農。曰太歲。風雷雲雨師。曰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曰旗纛。曰馬祖先。牧馬社。馬步。曰祭厲。曰祀典。神祇。曰三皇。孔子。嘉禮五。曰朝會。曰冊拜。曰冠禮。曰婚。曰鄉飲酒禮。賓禮二。曰朝貢。曰遣使。軍禮三。曰親征。曰遣將。曰大射。凶禮二。曰弔賻。曰喪儀。又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曰鐘律。曰雅樂。曰俗樂。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備具。通五十卷。詔頒行之。

命指揮韋正鎮守河州

韋正上言。西邊軍糧。民間轉輸甚勞。而綿布及茶。可以易粟。今綿布運將至。乞併運茶。給各衛軍士。令其自相

貿易庶省西民之勞。詔從其言。正初至河州時。城邑空虛。人骨山積。將士見之。咸欲棄去。正語之曰。正受命率若等出鎮邊陲。以拒戎狄。當不避艱險。致死命以報國恩。今既至此。無故棄去。一旦戎狄寇邊。其誰禦之。民被其害。則吾與若等。死亡無地。雖妻孥不得相保。與其死於王事乎。於是衆感激曰。願如公命。正日夜撫循其民。俾各安其居。河州遂爲樂土。

遣斷事官黃儔齋詔諭遼陽等處官民來歸。○遣使致書于蒙古大子愛猷識理達剌。○冬十月朔。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說書。

監察御史表凱言。國家蕩平四海。固資將帥之力。然今

天下已定將帥多在京師其精悍雄傑之上督兵有餘而於君臣之禮恐未悉究臣願於都督府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或五人或三人每於諸將朝望早朝後俱赴都堂廳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意全身保家之道油然而生而不自知也天生人材無非為天下國家計其羣小無廉恥之人有犯固在不赦至於老成長者或有過誤宜加矜恕養廉恥以收他日之功則人材輩出矣

上嘉納之遂勅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說

書。

勅百官入朝遇雨雪許服雨衣○命江夏侯周德興率兵討慈利土酋覃星及茅岡諸洞蠻覃星復遣○命作太廟

庚子身身一
圭瓚○十一月壬辰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等還
至龍江車駕出勞于江上○徐達率諸將上平沙漠表皇
太子親王文武百官以次入賀○丙申大封功臣

上以武成告於郊廟遂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
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翰林院撰制
誥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諸王侍左丞相李善長右丞
相徐達率文武百官列於丹陛左右上詔諸將臣諭
之曰汝等其聽朕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倣古先
帝王之典壽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思昔創業
之初天下擾亂羣雄並起當時有心於建功立業者往
往無法以馭下故皆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

業是皆天地神明之眷佑。有非人力之所致。然自起其
以來。諸將從朕。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
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是用報以爵賞。其新附將帥。有
功者亦如之。凡今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
御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閭。結髮相從。屢建功勞。然嗜
酒妄殺。不由法度。趙庸從平章李文忠。取應昌。其功不
細。而乃私其奴婢。廢壞國法。廖永安戰鄱陽時。奮勇忘
身。與敵舟相拒。朕親見之。可謂奇男子。然而使所善儒
士。窺朕意嚮。以邀封爵。僉都督郭子興。不奉王將之命。
不守紀律。雖有功勞。未足掩其過。此四人止封爲侯。平
章李文忠。總兵應昌。逐前元太子。遠遁沙漠。獲其皇孫。

妃嬪重寶悉歸朝廷此功最大御史大夫鄧愈自幼相從屢更任使雖經摧挫口無怨言此二人者宜列公爵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與朕同鄉里朕起兵之時卽從征討四方摧強撫順勞動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宜在廷正論之無得退有後言諸將咸頓首悅服遂班爵行賞封公者六人宣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大師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國公食祿四千石信國公徐達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食祿五千石並賜帛百匹開平王常遇春子茂封鄭國公馮勝封宋國公李文忠封曹國公鄧愈封衛國公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並食祿三千石賜帛各八十四匹封侯者二十有八人湯和封中山侯唐勝宗封延平侯陸仲亨封吉安侯周德興封江夏侯華雲龍封淮安侯顧時封濟寧侯耿炳文封長興侯陳德封臨江侯郭子興封鞏昌侯王宗原封六安侯鄭遇春封管陽侯費聚封平涼侯吳良封江陰侯吳禎封靖海侯趙庸封南雄侯廖永忠封德慶侯俞通源封南安侯華高封廣德侯楊璟封滎陽侯康鐸封

靳春侯朱亮祖封永嘉侯傅友德封潁川侯胡均美封
豫章侯韓正封東平侯黃彬封宜春侯曹良臣封宜寧
侯梅思祖封汝南侯陸聚封河南侯俱授開國輔運推
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其食祿及賜帛各有差並
賜誥命鐵券

戊戌大宴功臣

宴罷上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苦力艱難多矣今
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
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優
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
於宴安然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明者能屬於

未形昧者猶蔽於已著事未形猶可圖也患已著則無
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
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
久而忘其艱難故戒勉也明日魏國公徐達率諸將詣
闕謝上退御筵蓋殿賜達等坐從容燕語上曰今
成一統之業皆汝諸將之功勞達等頓首曰臣等起自
畝畝際風雲之會每奉成筭出師征討問其次第如指
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髮此天錫陛下聖智非臣等
所能與也上曰曩者四方紛亂羣雄並起與卿等初
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
所爲強者縱於暴橫弱者不能自立荒淫者迷於子女

貪殘者耽於貨寶奢侈者溺於富貴剽賊者喜於戰鬥
茲數者無救患之心徒爲生民之患若士誠友諒恃其
兵強暴而無恩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守勤
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嘗與二寇
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
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
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
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郟陽之役與戰宜速吾
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攻士
誠則姑蘇之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
蘇之城以禦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取

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盪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非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將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鬪，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北

特餘事耳。若此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上一日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鬪爲能，以必勝爲功。今閒居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常以此爲鑑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上頗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諭之曰：神仙之術，以長生爲說，而又謬爲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

以喪其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沒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然可以長生何故四海之內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住于世者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枯坐服藥以求不死况萬無此理當痛絕之。

祭戰沒功臣

上思天下大定諸將之力然存者得膺爵賞死者不復見矣乃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兄弟子孫俾食其祿羣臣莫不感動又設壇祭戰沒軍士優養其父母妻子

辛亥命戶部覈民數給以戶帖○乙卯封中書右丞汪廣

洋爲忠勤伯御史中丞劉基爲誠意伯○以吏部尚書王
與福爲西安知府調刑部尚書郎本忠爲吏部尚書○十
二月己未戶部請於陝西大小鹽池設鹽課提舉司及撈
鹽夫專事前辦從之

戶部言陝西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提
舉司撈鹽夫百餘人蠲免祿役專事前辦行鹽之地東
至慶陽南至鳳翔漢中西至平涼北至靈州募商人入
粟中鹽粟不足則以金銀布帛馬驢牛羊之類驗值準
之如此則軍儲不乏民獲其利從之

以翰林侍講學士魏觀爲國子祭酒編脩宋濂爲國子司
業○大明志書成命刊行之

先是命儒士魏俊民黃虎劉儼丁鳳鄭思先鄭權等六人編類天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爲書凡天下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縣八百八十七安撫司三長官司一東至海南至瓊崖西至臨洮北至北平至是書成命送秘書監鈔梓頒行俊民等皆授以官

建奉先殿

上謂禮部尚書陶凱曰事死如事生朕祖考陟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於追遠之道豈敢怠忽復感嘆曰養親之樂不足于生前思親之苦徒切于身後今歲時致享則于太廟至於展昏謁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制爾考議以聞於是凱奏太廟祭祀已有定制請于乾

清官左別建奉先殿以奉神御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于此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上從之

封右丞薛顯爲永成侯俾居海南

上召諸將諭之曰右丞薛顯始自盱眙來歸朕子之厚而待之至推心腹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略意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性剛忍朕累戒飭終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經伺之千途帝馬失罵且訴寃于朕朕欲

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卽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
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詔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以
贍富之家一以贍所殺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
庶幾功過不相檢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爲廟等宜以
爲戒諸臣皆頓首謝

始命祭無祀鬼神

上以兵革之餘死無後者其靈無所依命議祀禮于是
禮官奏按祭法王祭泰厲諸侯祭公厲大夫祭族厲春
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
夫之無後者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然則鬼乏
祭享而無所歸則必爲厲後世以爲非禮之正遂不舉

行此祭無依之鬼乃或依附土木爲民禍福以邀享祀者今于國都王國各府州縣及里社皆祭祀之使鬼有祭享禍厲不興亦除民害之一也。上命京都築壇于玄武湖中。天下府州縣設壇城北各里亦立祭壇歲以三月清明七月望日十月朔日長吏率僚佐晡時致祭正壇設城隍位壇下東西各席地壇之南立石刻祭文京都謂之泰厲王國謂之國厲府州謂之郡厲縣謂之邑厲民間謂之鄉厲著爲定式。

壬午詔廷臣言得失

上以正月至是月日中屢有黑子詔廷臣言得失起注萬鎰言日者陽之精也至陽之中而有黑子焉是陰

之奸乎陽也其在人事德爲陽刑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刑勝乎德小人勝乎君子臣請凡臣民有罪法當死者皆三覆奏毋輒置之刑小人而奸君子之位者黜之庶乎天象可感也吏部尚書郎本忠言日者君之象也在陛下脩德以禳之君德使脩則天變自消昔宋景公一言之善焚歎猶爲之退舍况陛下以天錫之資誠能益加脩省何天變之不可回哉且河南中原之士隱於山林者宜訪求之仕於朝者自能加其官或不能者加黜罰焉月事皆然天之仁愛人君監視告戒無所不在則人君體天心而施之於政者亦當無所不用其精也詩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天人感應之機如此願陛

下毋忽上皆嘉納其言

甲申享太廟行家人禮百官免陪

享畢上諭禮部尚書陶凱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人僅方寸於此而能格神明於彼由至誠也然人心操舍無常必有所警而後無所放爾乃命禮部鑄銅人高一尺有五寸手執簡書曰齋戒三日凡致齋之期則置朕前庶幾心有所警省而不敢放也又諭李善長曰人之一心極難點檢起兵後年二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衆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誰能禁我者因思心爲身之主帥如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點檢此身與心如兩敵然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爲必求至

當以此號令得行肇成大業每遇祭祀齋戒之時以爲
當整飭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爲事物所動檢
持甚難蓋防閑此身使不妄動則自信已能若防閑此
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凱頓首曰陛下此言乃聖賢治
心之道心旣治天下無難治矣

江左陸翀之覆校